

情深几许

5

〔台湾〕陈怡璇

情深几许

〔台湾〕陈怡璇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福州得贵巷27号）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7印张 146千字

1990年3月第1版

1990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

ISBN 7-80534-218-0

I·199 定价：2.45元

内 容 提 示

英俊、狂傲的罗威与韩雅琼邂逅相识后，开始一反常态，缠绵而执着地追求韩。一次不期而遇的街头相撞，使他有幸得到她相伴七日；一回精心安排的郊游，为的是让她爱屋及乌；一间挂满照片的小屋显示了罗威的痴情……

但是，爱神和他们开了个残酷的玩笑，当他们历尽艰辛，步入婚礼圣坛时，一辆狂飚的小车载着满腔激愤的爱，撞向了他们……如果时间能倒流，她会知道方向！

本书是台湾青年作家陈怡敏的新作，全书情节波澜迭起，语言清新风趣。是一部反映当前台湾青年爱情生活的佳作。

1

雨已经下了一整天……

透过玻璃望出去，虽是薄暮时分，天空已显得灰濛濛。天色昏暗，韩雅瑄的心也是。手指上的戒指沉甸甸地，压得她心口郁闷难当，她移动一下她的坐姿，感到周身不适，而对着吵杂、道贺的人群，她心情凄惨地缩成一团。她厌烦现在所面临的处境，却又无力改变它。

天啊！今天真是她订婚的日子吗？她真的就此将一生托付给一个威胁她的男人吗？她仰脸对着穹苍，悲凉无声地问着。不！她不要，她不要受命运的摆弄，她要选择她所要的男人。朦胧的雾水，模糊了她的双眼。一朵厚云笼罩了下来，如果能的话，她真想振翼而出，将今天，将以后完全地抛开。

韩雅瑄缓缓地转动眼珠，蓦地，她眼光与另一双眸子相遇，明亮冷静的眼睛似乎已观察她许久。这个沉静、下巴坚毅的男人，就是将与她共渡一生的夫婿吗？当他从坐着的椅子上站起来，迈着优雅步伐走向她时，她整个人冻结住了，“别过来，请别过来！”她心里喊着，但是她眼中的拒绝并没有阻止住罗威的步伐。

“告诉我，”他用手围住了她的肩膀，柔声地问，“我

能用什么东西换取你脸上的笑容？”

韩雅瑄抖动着肩膀，想甩掉他的双手，但是没有成功。他的手牢牢固定在她的肩上，她眼睛戒备地直视她高大英俊的未婚夫。

“自由！”她慢慢、一字一字地说：“我要你释放我自由。”

他唇边的温暖瞬间消失，紧抿着唇，脸上的线条如岩石般刚硬。

“我亲爱的未婚妻，你最好断死这个念头。”

“罗威，求你！”她啞哑着嗓音哀求着，以期软化他的心。“我们现在解除这道枷锁还不迟。”

他眼中露出一抹痛苦而难懂的光芒，不过短暂的几乎不能察觉。

“枷锁？你认为我们的婚姻是一道枷锁。”

“我们都清楚它是不是？这项婚姻对我们彼此都是伤害。”她指出，“一个没有温暖的家是你所想要？所能忍受的吗？”

“你什么时候开始会为我设想了？”他冷冷地说：“我自己知道我要的是什么。”

“你自私卑劣，为什么要将我也一道赔进去。”韩雅瑄提高声音地叫道。

嘈杂的声音一下子安静了不少，无数对眼睛纷纷转向这对新人的身上，不明了这对郎才女貌的佳偶，何以会起冲突。

“记住我们的协议，安份地扮好你目前的角色。”

他以低得只有韩雅瑄听得到的声音警告她，然后他双臂

一紧，让她的头靠在他坚实的胸膛上，面露出微笑招呼道：“振康！过来替我跟我美丽的未婚妻照张相。”

“好。”

手中拿着照相机的柏振康立即趋前，闪光灯接着连连几闪，众人见无事便又将注意力移开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柏振康一等大伙的注意力转开后，关心地看着这对僵硬的新人。

“没什么？”罗威扭曲着嘴角说，“只是在做思想上的沟通。”

“沟通？”

柏振康眉头皱紧，还待问详细，罗威已手一摆，阻止他往下问。

“陪我过去招呼客人，让雅瑄休息一下，她今天也太累了。”

韩雅瑄看着他们走开的背影，再也无法面对特地铺上的深红色地毯，及四周缤纷的花篮、彩带，她站起身，连身上这袭红色礼服都让她有窒息不畅的感觉。顾不得罗威的警告，她以极不雅、最快的速度穿过人群，奔进她的房间。

关上房门后，她倚靠着门，尚未来得及深吸口气，门又砰地一声被撞了开来，震得靠在门上的韩雅瑄差点跌倒，罗威铁青着脸走进来。

“若是你要让我尴尬地面对无数惊讶眼光的话，你现在可以称心如意了。”

韩雅瑄站稳身子，挺起肩，仰起下巴对他怒目相视。

“要是你执意维持这桩婚姻，那么你最好现在起就开始

习惯它。”

“我一直希望我们能友好相处，无奈你一直挑衅。”他极力按捺几欲爆发的脾气，“你说，我该怎么做你才肯熄去战火？”

“很简单，你只要下楼宣布我们个性不合，或随便你怎么捏个理由，结束今天的闹剧。”

“闹剧！”他怒不可抑地截道：“你竟然将我们神圣的订婚仪式说成是场闹剧？”

“随你想将它形容什么。”韩雅瑄盯着他，“你肯不肯？”

“我办不到！”

“那么我们之间也没什么好谈了。”她冷凝着脸，“你可以出去了，我要一个人独处。”

他没有动，身子像生根似的立在原地。

“跟我一块出去，扮起你该扮的角色，你不会希望遭别人议论纷纷吧！”

“为什么不？”

韩雅瑄走到窗边，望着滴落个不停的雨丝，看来她是无法说服他释放她了。窗外一只蝴蝶陷入窗椽边的蛛网里，猛挣扎个不停，此刻她何尝不像那只受困的蝴蝶？眼见她的世界就要被撕裂了，而她竟然束手无策。

“和我一道出去好吗？”

一声低沉温柔的声音在她耳旁响起，伴随而来的是一双温暖的手，轻抓住她的肩，将她转向他。

声音是恳求的，韩雅瑄与他明亮的眼睛交缠住时，有一刻她无法思想，就是这张俊逸的脸，温柔的眼眸，使她答应

他的邀请，使她陷入如今万劫不复之地。

“雅瑄！”声音依旧柔得醉人，“让我们尽释前嫌，消弥一切不愉快好吗？”

他的温柔使她几乎点头了。为什么罗威总有办法使她忘了自我，她搞不懂为什么自己在被他伤害之后，仍会被他挑动心弦。韩雅瑄提醒自己，别让自己陷入他的陷阱里。

她的身体僵直，冷冷地看着他。

“不要再玩弄你那一套多情公子的把戏了！我没有兴趣，也没有那么好的闲情逸致陪你玩。”

他原本弯起一个迷人弧度的唇，在她冰冷的语调下沉沉地往下垂。

“我要你了解，身为妻子必需尊重她的丈夫。”

“你尽可找个能向你屈膝的，”她嗤之以鼻地说：“对你所说的话永不会反驳，总回答以‘是的’、‘对的’、‘好的’的娴柔恭顺妻子。”

见她不断地排拒他，罗威的表情愈来愈平板，愈来愈冷漠。

“既然我不想换妻子，只有要求我的妻子学习服从，明白为人妻的道理。”

“不要妻子长、妻子短的，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是你的妻子。”她叫道：“在法律上我们还不算夫妻。”

“很不成熟的论调，我亲爱的妻子。”他淡淡地说：

“当你同意套上戒指时，就不该抱有这种幼稚的想法。”

“你用错了词句，不是我同意，而是受逼迫。”韩雅瑄驳斥。

这就是他们将来生活的形式吗？像两只对峙的斗鸡般地

针锋相对，没有和谐、温暖、笑声；这将是她未来生活的写照吗？韩雅瑾心中十分的痛苦，为什么她会让自己陷入这么一个悲惨的局面里？

“我知道今天的忙乱，一定使你很疲惫，我不再勉强你，你好好休息。”

她苍白哀愁的双颊，以及空洞无神的眼眸令罗威不忍，不由心生怜惜，放弃他的坚持。

“为什么你不放我自由？”

为什么你不放我自由……罗威只觉耳朵嗡嗡作响。这句话不仅她问，他亦同样地问过自己无数遍，她的哀伤，伤痛欲绝深深地刺痛着他，他也想让她自由，但是他心中最脆弱的一角硬是拉着他，不愿失去她。

“跟我在一起真的让你这般痛苦吗？”他眼中充满痛楚，哑声地问。

“勉强在一起的婚姻，绝不会美满幸福。”她低泣着，“我不要生活在这种日子当中。”

“我们可以改善我们间的冲突。”他掏出手帕，轻柔地擦拭她脸上的泪水，“只要你愿意，我们可以组织一个美满的家庭。”

“那是不可能的！”她摇头，一绺发丝垂落了下来，“没有感情为基础的婚姻，又怎会美满。”

她可以尝试对他产生感情啊！罗威在心底喊着，为何她不愿敞开心扉，让他走入她的生活，为何她不愿试着接受他，尽管他内心疼痛地翻腾不息，他脸上平板得没一丝表情。

“我不想见你失望，可是却不得不奉劝你接受事实。你

除了让自己学着适应我们的婚姻外，没有他途可想。”

“为什么你要苦苦地逼迫我，有太多女孩乐意投进你的怀抱，乐意拥有‘罗太太’这个头衔。”她抬着泪眼质问他，“为什么你却独挑我，我不会愚蠢地以为你爱上我，所以告诉我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让我们同陷入苦海之中？”

因为——任凭弱水三千，他只取一瓢饮。他在心中回答着，但由他口中吐出的却背道而驰。

“我已经回答过你这个问题了不是吗？我必需负起责任。”

“我说过我不需要你那该死的责任！”她怒声地大喊，“我只要你‘离我远远的’，不要让我再见到你这个恶棍。”

“控制住你的音量，我以为聪明的你已经能了解到这是不可能的。”他的声音和脸色一样，都仿佛覆盖了层雪，充满了冰霜。

“你这个无耻、混蛋的小人。”他的语气令她恨得咬牙切齿。

“你尽情骂吧！”他无动于衷，“我一向就不自诩是个圣人。”

她已经受够了，韩雅瑄双手愤怒地紧握，很想一拳捣掉他脸上令她气极了的无情，看他是不是还能如此的漠然。

“你去死吧！”她恶狠狠地诅咒着，“如果老天有眼的话。”

血色自罗威的脸上倏地流失，她真的恨他至此吗？

“你祈祷吧！”他丢给她一个几近邪恶的笑容，用以武装内心如刀割般的疼痛。“不过，在未和我美丽的妻子迈入礼堂之前，我的生命力将会特别强，所以我建议你不妨多用

上两倍的时间向上帝祷告，也许可以助你达成你的宏愿。”

“我会的！”她冷冷地说：“我要看公正是站在你那边，还是我这边。”

只要能得到她，他才不在乎他的后果将如何！就算他必需一辈子面对她的愤怒，他也甘之如饴，拥有她的冰冷也总比失去她来得好。

“我得去招呼外面的客人了，虽然我很想继续与你浓情蜜意下去……”

“砰！”一声巨响将他的话打断，罗威掉转过头，只见门被打开了来，一个高大、英俊的男人满身大汗，像阵风般的闯进房里。

看到来人，他脸色立即一沉，迅速向韩雅瑄房里看，见她呆怔地注视着来人的伤痛表情时，罗威的一颗心几乎要被妒意炸掉，她难道就无法忘记桑志文吗？而他难道就无法在她心中占据一席之地吗？他不相信他比不上这个桑志文。

“桑志文！你是来向我们道贺的吗？”

罗威冷冷地招呼来人，手占有似的环绕在韩雅瑄的腰上，高昂着下巴，丢给桑志文一副“她是属于我的”的挑战表情。

“去你的道贺！”

桑志文气急败坏地大吼，几个大步地来到他们面前，清秀的脸上写满着焦急、痛苦、狂暴及不信地看着韩雅瑄。

“雅瑄！告诉我这不是真的，是你在跟我开的玩笑是不？”

韩雅瑄脸色死白，没有发出声音，她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。这几天她一直躲着志文，害怕面对他时，不知该如何向

他解释她突然的决定，没想到他还是听到讯息赶来了。

“我可以回答你。”罗威在旁冷然地开口，“雅瑄由今天开始已属于我了。你可以称呼她为‘罗太太’或者‘罗夫人’。”

“罗威，我会要你给我一个很好的解释，但那是在我与雅瑄谈过之后，现在你最好闭上你的嘴，我与雅瑄之间的事，不用你来介入。”桑志文僵直地瞪着他，“还有放开你的手。”

“我可要比你所想的更有权利管这档事，雅瑄是我罗威未进门的妻子，我有权利保护她不受你的骚扰，再则……”他将手臂绷得更紧，回视着桑志文，“你没有资格约束我，怎么对我的妻子表现关爱之情。”

“把你的手拿开！”桑志文铁青着脸，火冒三丈地对着罗威愤怒地大声喝喊。

“若是我并不打算听从你的话呢？”罗威扬起一边眉毛问道。

“那就很抱歉了。”

桑志文怒吼一声，扑上前挥手想要劈打过去，罗威出声制止：

“慢着！”

“你怕了吗？”桑志文停住扬起一拳的手，轻蔑地撇嘴，“现在讨饶不嫌太迟了点？”

对于桑志文的讥讽，罗威并不动怒，他声音平淡地说：

“我只是提醒你这里是雅瑄的房间，你不会想要这漂亮的地方变得面目全非吧！”

“你挑个场地。”

像死敌般，两个男人目光冰冷地怒瞪，交流着危险的讯息。

“后面的那块空地如何？”

“行！”

眼见两个男人就要打了起来，韩雅瑄挣脱罗威的手，站在他们中间，颤抖着唇叫道：

“你们不要吵了！”

“雅瑄！让我教训这个家伙。”桑志文心疼不已地看着她憔悴、疲倦的脸，“瞧你消瘦了许多，是罗威这小子欺负你吗？”

“不！”韩雅瑄不愿他们动手，“我很好。”

“不要骗我，我们一向是那么了解的，我能读出你眼中的每一个变化。”

桑志文没再看罗威一眼，搀扶着韩雅瑄在椅子坐下，他则在她的前面蹲下来，轻轻执起她冰冷的小手，包在他的掌心中。

“你知道这些天我找你找得有多辛苦吗？见不到你的日子，我几乎快发疯了。”桑志文唇扫着她的手指，充满爱意地说：“还好！过去那几天仿若恶梦般的日子，已都全成过去了，现在见到你我有了生命力。”

泪水聚集在韩雅瑄的眼眶中，他们原可以有着美好的人生，无奈全因她一时的迷乱而摧毁了。

“志文！我知道我不该逃避，可是我提不出丝毫勇气面对你。”她语中的酸楚及求恕，令桑志文的手一僵，雅瑄不会真的要嫁给罗威。他眼中有着不愿接受的抗拒与慌乱。

“不要对我说，他们告诉我的是真的。”

不愿接受这残酷事实的不止他，韩雅瑄心中如千刀绞割，她亦不愿啊！她眼睛一眨，两行晶莹的泪珠沿着鼻梁悄悄地悄声跌落。

“你哭了！”桑志文惊喊，捧起她的脸忧焚地说：“不是你的心意是不？”

“求你不要追究。”更多的泪水溢出她的眼眶，她怎能坦述她的苦衷，她之所以同意嫁给罗威的真正原因。

“我不问！”桑志文将她的手紧紧贴在自己的脸上，“只要你永远不离开我。”

“你尽早断了这条心，另找别的女人去。雅瑄绝不可能属于你。”罗威冰冷的语调打断了他们的互诉，他一直在一边恼火地旁观着，她对桑志文所流露的感情愈浓，他的怒气便愈炽……终于他再也无法静睹他们的卿卿我我状，怒气像座火山似的爆发开来。

桑志文猛转过头，紧咬着牙，带着敌意的目光瞪视罗威。

“你说！你是怎么惹雅瑄流泪的。”

“是你搞错了吧！她是面对着你难过，还是面对着我呢？”

桑志文霍然站了起来，额上的青筋跳动着，杀气腾腾地逼近他。

“不要跟我要皮，我不准你再缠着雅瑄。”

“你说错了！不是缠，我们是两情相悦，互相爱慕，继而因爱牵系在一起。”

罗威双手环抱着胸，神情轻佻不在乎，对桑志文似欲爆裂出来的眼珠，及来之汹汹的气势，根本不放在心上。

“你胡说！”

桑志文一把揪住罗威的衣领，脸上血脉贲张，一副欲吞噬他的模样。

“撒开你的手！”罗威冷静的声调中含着命令，“否则我会让你在的妻子面前出丑。”

“雅瑄不是你的妻子。”桑志文握住他衣服的手一紧地纠正。

“你知道在沙漠中有一种鸵鸟吗？这种鸵鸟老是喜欢自欺地将头埋在沙子当中。”罗威语焉安详地说，“你可又知道在资治通鉴中有这么一句话，此可谓掩耳盗铃吗？”

桑志文怒极了的手一挥，朝他打了过去，罗威轻巧地一闪，躲过他的攻击后，一甩手将桑志文仍抓在他胸前的手给挥松。

“当别人向你说真话时，你都如此急躁和不客气吗？”

“我的拳头向来只教训油腔滑调的人。”桑志文反唇相击。“让他懂得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”

“但若和不敢正视实际，一味与逃避自欺的人相比，又是孰强？”

罗威的心闲气定，与桑志文的暴烈成为极大不同的对比。

“真要论及自欺欺人、一厢情愿的恐怕是你老兄，雅瑄喜欢的可不是你。”

桑志文的话刺中他的痛处，没错！自欺欺人、一厢情愿的是他自己，罗威以夸张的耸肩动作，掩饰他内心的刺痛感。

“哈！”若不仔细聆听，很难察觉到他声音中的苦涩，

“雅瑄要嫁的人，却是我罗威，不是你桑志文。”

室内有半晌的沉默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两个英俊、高大的男人剑拔弩张地互峙着，四只握紧的拳头，似乎都想往对方的脸上砸去，见他们似乎随时都将可能冲突起来，韩雅瑄沉痛的心情，又加了几分。

“你们——”

“雅瑄！告诉我你不会嫁给他，你不会跟他有瓜葛。”桑志文指着罗威，声音迫切地求证。“是这家伙在异想天开对不对？”

不是的，不是的！韩雅瑄咬着唇，眼神中满是乞求和抱歉。

“不！”

桑志文脸上霎时苍白无比，脚下一个踉跄地后退，是他误解了她的眼神吗？一定是这样，他心爱的雅瑄是不会忘记那个有着月光的星空之下，与他订下白首之约。这会儿一定是他看错了，她不会抛下他而去的，在她的许诺犹在耳畔之际，是的，是他看错了！是他这几天见不到她，心怀忧虑之下，产生了错觉。

“你看我，才几天没看到你，就变得患得患失，老被疑虑左右。”桑志文眨眨眼，极力地想扮个笑容，“我怎么可能以怀疑我们坚贞的感情，怎可以困扰于别人不实的传言。”

不忍见他抱着残余希望的表情。韩雅瑄移开视线，逃避他的眼光，是造化弄人？还是她与志文无缘，注定此生无法在一起，所以才出现了横阻在他们间的罗威？她一直不是个宿命论者，可是除了将这一切消极地归之于命外，别无其他较贴切的解释能描绘她此刻的心情。

“志文！请你莫再以我为念。”韩雅瑄眼睛机械似的盯着壁纸上的花纹，木然地说：“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娴德、聪慧，比我好上许多倍的女孩。”

“这不是你的真心话。”桑志文像被烫着般，一个箭步冲到她面前，手像钳子似的箝住她的手臂。

“告诉我！你只是在测验我的反应，就像我们以前常玩的游戏。”

“我也希望我们是如往日般的在逗闹着，”韩雅瑄没有丝毫生气地说：“但是，这一次不一样了！这是事实。”

“这又为什么？你忘了你的许诺了吗？”桑志文猛摇动她的肩膀。“你忘了我们过去那段快乐的时光吗？也忘了我们共同憧憬未来的那份甜蜜了吗？”

她记得！她全都记得。那些无忧欢乐的点点滴滴，叫她如何能忘得了，韩雅瑄浑身剧烈地颤抖着，此刻桑志文摇动的不仅是她的身子，同时也摇动着她内心的痛苦。他们曾经携手踏过无数大街小巷、名胜古迹和青山绿水……这些回忆一下子全都涌了出来啮咬着她……

“放开雅瑄！”与声音同时，罗威伸手拉开桑志文箝在她身上的双手。

“全是因为你——因为你的搅和使得我跟雅瑄有了距离。”桑志文嘶吼着扑过去，罗威往旁边一闪，使他的拳落了空。

“要动手可以。”罗威面色亦不怎么好看。“走，到外面去。”

“我非好好教训你不可。”

说着，身穿西装的两个大男人，迈开步便要走出去。